

砗砒岛

老海著
TUOJIDAO



先读《白鹿原》 再读《砗砒岛》
一部反映晚清胶东半岛历史风貌的原生态小说

 中国工人出版社

陀螺

老海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砣矶岛 / 老海 著. — 北京 : 中国工人出版社, 2011.9
ISBN 978-7-5008-5040-3

I. ①砣… II. ①老…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80717号

砣矶岛

出 版 人	李庆堂
责 任 编 辑	葛忠雨
责 任 校 对	赵贵芬
责 任 印 制	栾征宇
出 版 发 行	中国工人出版社 (北京市东城区鼓楼外大街45号 邮编: 100120)
网 址	http://www.wp-china.com
电 话	010-62350006 (总编室) 010-62379038 (社科文艺分社) 010-62005038 (传真)
发 行 热 线	010-62383056 62005042 (传真)
读 者 服 务	010-62389465
经 销	各地书店
印 制	北京市密东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 张	19
字 数	320千字
版 次	2011年10月第1版 2011年10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35.00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读者服务部门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引子

在古登州以北的黄渤海交界处，有南北走向的一串岛屿，似珍珠般散散点点撒在万顷碧波之上，放射出璀璨的光芒。这就是长山列岛，古时候称沙门岛，后称庙岛群岛，现称长岛。它由32座岛屿组成，其中有居民的岛10个。海岸线总长146.14公里，岛内陆地总面积53平方公里，北距辽宁省的老铁山42.2公里，南距古登州7公里。

一年三百六十五天，这一串岛屿有一半时间隐藏在雾中。似有似无地存在在这个世界上。这里还是海市蜃楼神奇出没的地方。说不定在哪个风和日丽的日子，长山列岛上会神奇地出现一座朦朦胧胧的城市。你会影影绰绰地看到那里有高耸的楼房、车水马龙的闹市或是人们忙碌的身影。

古时候的海市还经常会出现集市的景象：有赶着马车拉着货物的；有牵着毛驴驮着柴草的；有挑着担子沿街叫卖的商贩和背着背篓卖山珍的樵夫，千奇百怪，无所不有。人们试图走近她的时候，脚下却是水，天上只是雾。有人试图和那些景观里的人们对话交流，都没有成功。那只是些虚幻的景象，人们只能无奈地站在迷离的景象以外，惊呼神奇……

这些景象会不断地变化。大约持续几个小时后，这些景象会变成一片一片薄薄的云，随风而去，海市蜃楼便神秘地消失了。剩下的仍是一片蔚蓝的天空和海面上星星点点的岛屿。历史上长岛多隶属于蓬莱，因此，发生在珍珠般神秘岛屿上的这些景象就被誉为蓬莱仙境，长岛也就被誉为海上仙山了。

人们向往大海以及这珍珠般的岛屿，可很多人还是不大了解它，更不知道它背

后隐藏着多少可歌可泣的故事。

平常人们看到的大海是宁静的。有蓝天、白云和漂亮的浪花。在风和日丽的日子里，她像一位温柔的少女，任由人们品味欣赏。可一旦暴怒起来便像洪水猛兽，可以吞噬一切，那可怕程度令人胆战心惊！

如果你走近大海，你会看到它的汹涌、残暴和放浪不羁，深不可测的海水下面隐藏着很多不为人知的秘密！

大海向人们赠与的是无尽的资源和丰厚的财富。历代岛民，在与大海的搏斗中付出了难以想象的艰辛与痛苦。假如你随便走进岛上的哪一家里，常会听到他们悉数家人和亲属在与大海搏斗中失去生命的悲切往事……

长山列岛自有史料记载以来，战乱或饥荒曾三次袭掠其岛。几经变换，几经兴衰，特殊的海岛环境和特殊的历史原因，孕育了特殊的海岛人群。他们的祖先或是很早以前被朝廷流放的官宦和戍边军人，或是被官府所逼、为生活所迫，背井离乡而走险闯海的人。大概还因为生活环境和饮食习惯的缘故，他们的血管里涌动着一种勇于挑战和不安分的力量。

其实，一个岛就是一只大船，空间狭小，人力资源有限。岛上人只有相互搀扶，才能在灾难与不幸来临时共渡难关。在远古时代，如果你是一个小气、自私，又不愿意帮助别人的人，你就不可能在岛上生存下去。依靠你个人的能力，不可能征服大海。只有依靠有能力的人，把岛民团结起来，与大自然抗衡，将大海赠与的滚滚财富打捞上来，大家才能生存和延续。

他们过着近乎与世隔绝的生活。他们有着自己的传统文化、风俗习惯和行为规范，千百年流淌传承，祖祖辈辈没有半点儿更改。大自然的各种灾难经常光顾这些岛屿，使他们的生活异常艰辛，但大海里丰富的海洋资源会给他们带来无尽的财富，甚至有时是在不经意间。这大概也是他们不惜生命代价，一代一代海岛人与大海搏斗的真正原因。

渔民视金钱如粪土，从来不把钱放在眼里。他们认为钱乃身外之物，一旦灾难发生，钱便随海水漂流，永不再属于自己。岛内曾流传这样一首歌谣：“农民的钱辈辈传，商人的钱花一年，渔民的钱一天完。”这也从某个角度体现了渔民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作为这一个个孤零零岛屿上的渔民，在古时候的风帆时代，在充满战乱的特殊环境里，靠天吃饭的生活其艰难程度不难想象。但他们以惊人的毅力和过人的胆识在孤独的岛屿上完成一代代生命的传承，这也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天地悠悠，岁月无情。那些曾经发生在这一串岛屿的故事和那些鲜活的身影，早已随海风飘散而去，而我们要记住的是岛民们那种不屈不挠、英勇无畏的拼搏精神。

在渤海深处迷离的云雾中藏着一处叫砣矶的小岛。砣矶岛处于庙岛群岛这一串神秘岛屿的中心，众星捧月般在渤海深处傲立。这座岛只有七平方公里多一些，仅有的几百户人家也是自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朝廷下令由沿海居民陆续迁入。

清宣统三年（1911年）初春的一天清晨，带状的平流雾在山坳间徐徐飘动。一条蜿蜒通向山顶一个叫卧虎石的地方的山路旁，挂满雾凇的树枝像芭蕾舞女般摇摇摆摆，婀娜多姿。人行在路间，移步换景，如置身天堂般。

东方海天相接处的海面上，一轮火红的太阳正拖着一团像是滚烫的铁水，慢慢升出海面。从海上吹来的东南风，带着丝丝温暖和淡淡的咸味，缠绕着缕缕薄雾扑面而来。

年近五十岁的吴振洋是这个岛上非常有威望的人物。此时他站在砣矶岛最高山顶的卧虎石上，往北面辽宁老铁山一带海面瞭望。东北方向海面上一片银亮，他心里安慰了许多，这正是他所希望的。他把枣木烟斗往石崖上磕了磕，转身下山了。

吴振洋走在石板街上。高大的身影从背后看上去像一座移动的铁塔，这些街两边的海带草房显得很矮小。

如果不是在这样寒冷的季节里，这个时候街上会聚集很多人。有打听渔汛的，有交流经验的，还有年轻人在一起做着一种游戏，叫“排队挨肉吃”，就是一帮人排在墙根下往一块挤，看能把谁挤出去，这是一种“取暖”的好办法。更多的人是等着吴振洋，询问他到哪里去能打到什么样的鱼。

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哪怕是下雨刮风，吴振洋每天清晨会准时来到山顶的卧虎石上观海看天。他积累了很多观海看天经验，能准确预测未来天气。能预测十天内将会有什么样的鱼和使用什么网具。人们礼貌地尊称他为鱼神爷。

他也很愿意人们这样称呼他。每当人们向他问起天气和渔汛时，他会很高兴地告诉乡亲们。因此，他每天也活得乐呵呵的……

可这几天他高兴不起来了。因为临近年关了，别人家的船都回来了。他们家的大帆船和两个儿子，从秋天就出海打鱼，到现在还没有回来。特别是最近一些日子经常有一些日本的船只在海上来往，这让他非常担心。看今天的风向，他推断他们今天就能回来。

他要回家准备一下迎接大帆船靠岸的有关事情。

每当吴振洋走到自家大门口时，都要驻足审视一番，生怕这座由他年轻时亲手

建造的老屋会有什么闪失。有时，他会走到台阶上，伸手摸一摸那两尊白色的大理石狮子。

这座老屋是两进院，共三排。第一排是家里的伙计住的，第二排是大儿子吴尚福和二儿子吴尚龙以及客栈账房先生老曹的住所，后排才是吴振洋的正房。

吴振洋坐在堂屋间，望着年根下供奉的祖宗神位，心事重重。先前发生的一些往事也在他的脑海里一幕一幕闪现。他曾经是登州水师的一名将领，可现在不是了。那时他才二十几岁就当上了登州水师的守备。只因光绪十二年，他在大竹山岛以东，带领官兵击沉倭寇盗船，被昏庸的清政府革职，流放到这座岛上来。吴家从此在岛上安了家，开始了以打鱼为生的渔民生涯。

随着岁月的流逝，他也由一个军人演变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渔民。事情已经过去了二十几年，但吴振洋对昏庸的朝廷仍憎恨在心，特别是对贪婪的日本人更加憎恨……

那还是光绪十二年的春天。

登州以北的庙岛群岛周围和南岸沿海一带，接连发生日本钓鱼船抢劫百姓财物和烧毁中国渔船的行为。他们成群结伙乘蒸汽船，横冲直撞地来庙岛群岛及南岸一带钓鱼，并择机在庙岛群岛和蓬莱、黄县一带抛锚上岸，对老百姓实施抢劫，也抢劫过往的商船和海上捕捞船只。

日本人到这一带钓鱼的历史由来已久。他们喜欢渤海湾里的真鲷鱼，这些船只来后雇佣中国的老百姓把钓上来的鱼在船上暂养起来，达到一定数量后再运回日本。

这本来是一件看起来很平常的事情，但随着两国海上战事的不断升级，事情发生了本质的变化。最近这些来钓鱼的船只中有一部分实际上是日本军机处雇来的，他们有组织地以民船的名义在中国的渤海海域实施间谍活动。

为首的一个人叫松井，是这个特殊组织的头目。由于他们的非法行为，导致海上局面非常混乱，这也是清朝政府非常头痛的一件事。身为登州水师守备的吴振洋也深感忧虑。

吴振洋当时被朝廷封为武官正四品，统领四百水兵、七只兵船。虽然这个时候的中国水军正处在低谷时期，但他领导的登州水师却训练有素，威震海上。

突然有一天深夜，正在熟睡的吴振洋被急促的敲门声惊醒！他爬了起来。

手下报告说：“吴将军，水师府通知你赶紧去登州府衙接圣旨。”

吴振洋和手下提着灯笼来到灯火通明的登州府衙。一个从朝廷派来的使臣打量了他一番，然后问他：“你就是吴振洋吗？”

吴振洋答道：“下官就是。”

“那你就接旨吧。”

吴振洋跪了下来。朝廷派来的使臣郑重地宣读了德宗皇帝的御旨：“奉天承

运，皇帝诏曰：近日渤海海域匪患四起，沿海百姓及渤海岛屿民不聊生，令登州水师务在半月内将日本海盗清除，以平海上风波。钦此！”

接旨后的吴振洋不敢怠慢。他连夜召集所属部下召开紧急会议，部署剿匪事宜。

那时吴振洋才刚刚担任登州水师守备不久，他对日本海盗的可耻行径早就恨之入骨。

经过精心策划，在一个阴雨连绵并且还刮着风的上午，吴振洋将七只兵船伪装成商船，从登州水城出发，向老铁山方向巡查。

在路过太竹山岛西侧时，突然发现从东北方向开过来五只日本海盗船，正冒着黑烟打算穿越黄渤海分界线，向我国内海龙口方向开去。

吴振洋的眼睛一下子红了，他不能让这些海盗们进入我们的内海。他命令旗兵打旗语，点狼烟，试图把日本海盗船阻止在黄渤海分界线以外。

可是，气势汹汹的日本海盗船不但没有停止的迹象，反而加快了前进的速度。他们的船上蒸汽机动力，还装有铁甲。而吴振洋率领的船队仍然靠人工摇橹驱动前进。

这时的风意想不到地加剧到了近十级。吴振洋身边的副手问：“长官，怎么办？”

“命令各船保持队形往前冲，把他们挡在黄渤海分界线以外！”

“是！”

现在，日本的海盗船已经由五个黑影变成了五个庞然大物，向内海疾驰而来。总炮长邱心石急忙来到甲板上，在吴振洋身边单腿跪下来请命：“长官，开炮吧！”

“这么远的距离，少说还有三海里，而且这么大的风，船体来回摇晃，你能击中吗？再靠近一些，不要慌。他们是在我们家门口，他们是窃贼，我们为什么要怕他们！”

话刚说完，就听“嗖”的一声一发炮弹落在吴振洋所在的首船后甲板上，立即起了大火。吴振洋一边指挥灭火，一边命令邱心石：“他们先开炮了，赶紧还击！”

可是，雨越来越大，风也由八九级转为台风。雨雾中，双方展开了对攻战。船上的水兵摇摇晃晃把炮弹装进炮膛里，但是，只听见炮响，能不能击中目标谁也不知道。

总炮长邱心石又跌跌撞撞来到吴振洋的指挥舱里：“长官，这么大的风，船体来回摇晃，加上大浪滔天，谁也打不准哪。不行我们先撤到庙岛塘里避避风，等风停了我们再收拾他们。”

“不行！我们要坚决把这些倭寇挡在黄渤海分界线以外。现在风大，他们虽然是蒸汽船，但他们的船体小，不如我们的大风帆的抗风能力强。他们是击不中我们的，现在我们先顶住他们，等风小了一些我们马上反击。”

渤海湾里的炮声引起了沿海老百姓的警觉。蓬莱沿海一带和南五岛上的老百姓

姓，得知吴振洋带领水军在与日本海盗进行海战，纷纷奔向海边助阵。从蓬莱以东的解宋营到蓬莱以西栾家口以及南五岛海岸上聚集了上万渔民。他们手里拿着铁桶、脸盆奋力敲击着，把家里的红色门帘做成旗子奋力呐喊着为吴振洋的水军助威。

拉锯战一直持续到傍晚，情况终于出现了转机。强烈的西北风突然转为西南风，吴振洋的船队由顶风转为了顺风。还没等日本船队调整过队形，吴振洋命令船队直冲上去，向日本海盗船发起了猛烈炮击。

直至黄昏，日本的海盗船除首船逃跑外，其余四只被全部击沉。登州水师取得了打击日本海盗的首次全胜。

第二天，沿海的老百姓和庙岛群岛的渔民欢呼雀跃，纷纷驾着渔船带着礼品到登州水师府来贺喜，感谢吴振洋为民除害，感谢登州水师英勇善战，给老百姓一方安定的天地……

在随后的日子里，海面上安静了许多。沿海的老百姓和庙岛群岛的渔民可以安全地在海上作业。吴振洋也高兴了一些日子。

就在他雄心勃勃想干一番大事业的时候。突然有一天下午，他的仆人又通知他到登州府衙接旨。

吴振洋还认为朝廷要奖赏他呢，他按捺不住心中的兴奋，急忙换了礼服，来到登州府衙。还是那位朝廷官员满脸怒气地说，“吴振洋接旨吧。”

吴振洋赶紧跪下。那位官员高声宣旨：“登州水师守备吴振洋处理海事不力，盲目击沉日本船只，引起国际争端。念其以往治理水师有功，不予深究。现革职为平民，终生流放砣矶岛，没有皇帝照准，不得擅自登陆。钦此！”

这对年轻向上的吴振洋来说无疑是一个晴天霹雳。耿直仗义的吴振洋不知道自己奉命打击海盗的行为会惹下如此大祸……

在一个阴霾肆虐的上午，愤愤不平的吴振洋挥泪告别了他的水师弟兄，带着家眷离开了水师营，来到了通往那串岛屿的古登州港。

在港上等待他的是一条来往于登州和北五岛之间的民用破船。

前来为他送行的是登州府所属蓬莱县县衙江子才。风雨中，作为朝廷命官的他含着眼泪拉住吴振洋的手无奈地说：“老弟呀，这对你太不公平了。可悲啊，朝廷在几次与日本大的交锋中始终处于劣势。朝廷为了讨好日本人不得不拿你当牺牲品，看来大清气数已尽了。这次分别后我们再见面的机会不多了。那是座孤岛，没有朝廷的照准你也不可以随便出岛。你我都好自为之吧。好在岛上的人憨厚正直，他们都认识你，他们会帮助你。我这个县衙亦不会干得太久，我想早些辞职回江南老家颐养天年。你到了岛上后如果生活上有困难就捎个信来，再怎么说道那地方也是蓬莱的辖区，归我所管，我会尽全力帮助你。”江县衙说完掏出一包银子硬塞到了吴振洋的怀里……

吴振洋又看看前来送行的水师弟兄，看看那只破船，说道：“谢谢你们啦，我吴振洋不会就此倒下去，我会自食其力，你们放心吧。”

迎着寒冷的秋风，踏着翻飞的浪花，吴振洋含着泪，带着家人经过了四五个小时的颠簸来到了这个四面是水的叫砣矶岛的小岛上。

岛上的大多数渔民都认识他，都知道他是为保护渔民而被革职。把他看成是正义的化身。这个岛上的历史不长，他们都来自五湖四海。他们中间大多非等闲之辈：有流放的官宦，有退役的老兵，还有和官府结下冤仇而逃到这里的好汉。

仗义豪爽的渔民不管朝廷是否会怪罪他们，家家户户拿来粮食，日常用具，帮吴振洋在海边搭了一个海草棚，暂且安了身。

吴振洋生在蓬莱沿海的渔家，他深知渔民生活的不易。他甚至比岛上的渔民还熟悉大海。也因为他身世的缘故，他很快便成了岛上渔民可以信赖的朋友。

吴振洋是一个很懂得治家的人。后来，他先是在村南的海边上建了一处二进院的房子，又在离码头不远的地方开了一个商铺和一个客栈，为岛上居民提供生活用品，为往来船只提供给养及落脚休息。经过了很长一段时间的适应，他终于接受了自己被贬的事实。为了养家，他又卖掉了家里所有值钱物品和孩子他娘陪嫁的金银玉器，建造了这个岛上最大的双桅杆大帆船……

斗转星移，岁月流逝。现在他已经到了不惑之年。

早些年是他自己掌管着家里的买卖和那只大船。后来孩子也大了，那只大帆船由大儿子吴尚福掌管，二儿子吴尚龙当副手。

按常规，哥俩一般不能在一条船上，因为一旦有海难发生时，这一家就绝后了。但吴振洋不怕，他还有俩小子，现在还睡在被窝里没起来呢。

半月以来他一直牵挂着他的这两个出海的儿子。老大尚福才二十岁，老二尚龙刚满十八岁。船上共有十六个人，除香童小六子以外，就数他俩的岁数小了。他们这么年轻就驾驭这么大的一只大帆船，去往远在千里外的朝鲜打鱼，吴振洋着实有些担心。而且这变化无常的海，时时都会发生你意想不到的变故。

今年春天里的南风大，冬季里的天气肯定不会太好，这是个规律。他甚至有些后悔就这样把船交给了两个年轻的儿子。虽然他们已经有了一些闯海的经验，但他们毕竟还是孩子。好在今天是东南风。如果昨天他们能到达烟台港，那么今天顺风顺水，中午就能回来……

老庙里的钟声响起。这声音提醒他该是上香的时候了。

吴振洋上完香后来到前院问伙计小顺子：“迎接大帆船的东西预备啦？”

“曹先生和大妈都备齐了。”小顺子应道。

“那杀猪的事呢？”

“也准备好了，只等岸上的鞭炮一响就往庙上抬。”

正在灶膛收拾柴草的尚福妈问吴振洋：“你吃饭吗？”

“不吃了，我要到海边去。”

“那我也去看看。”

“你就不要去去了，在家里把孩子的房间收拾好，再准备好中午的宴食。这是他们兄弟俩第一次独立闯海，多做几个好菜，弄得丰盛一些。”

二

吴振洋向港口走去。

这时晨雾已散尽，远远望去，那里已聚集了很多。有几个穿着破旧的老人蒙眬着昏花的眼睛，搭着眼帘在向大海的深处久久望去。

还有一些穿着讲究的年轻妇女，她们也在这港口上。她们是精心打扮了的，三人一堆、五人一簇地说着话，等待着大船靠岸。

白发婆婆既不扎男人堆，也不与这些年轻妇女搭话。她们都拐着一只小篓，从篓里拿取冥纸和香，烧一阵子，再郑重地磕几个头，祈求海神娘娘保佑海上的打鱼人能平安回家过年。

吴振洋走向人群时，人们向他打着招呼。来港上的人群里，有的是在等自己的亲人和自己的渔船，有的是来凑热闹的。

迎接大船的老人群里还有木匠郑一斧。他和吴振洋是未过门的亲家，吴家的大小子尚福是他未来的女婿。他这几天每天来等候吴家的大帆船。

他当然还惦记着二十年前与吴振洋之间许下的诺言。眼看着吴家的大儿子就要成为自己真正的女婿了，他有了自己的想法。闯海太不易了。民间不是有这么句话嘛：“能上南山去当驴，不到北海去打鱼。”他不想让女婿再去干那闯海打鱼的营生，那样太危险，并且一出海就是几个月，他的女儿也跟着受苦担惊。他可以把那木匠的手艺传给他，让他也当木匠，以免他深藏在肚子里的手艺失传。

他很满意这门亲事。吴振洋在岛上的威信很高，这几年家底更加厚实，闺女过门后绝不会受苦。何况吴振洋救过自己的命，并且老两口为人那么开明、那么通情达理呢。

停了一会儿，他挤过人群，来到吴振洋跟前问道：“今天孩子们该回来了吧？”

“该回来了，我看不用中午。”

“如果掌满蓬，那也快。”

“还真得感谢你呢，你造的船就是好使，人家都说它跑得快呢。”

“那正月里就早早上坞吧，我把别的活放一放。先给你好好修修，堵堵沙蚕洞，再捻一遍腻子，明年再下海一准没事。”

“好啊，中午到我家来，咱老哥儿俩好好地喝两盅。”

“入腊月了，只要是打鱼的人回来了，岛上不都天天过节吗？等我帮着把船收拾停当了一准去。”

郑一斧向那边的女人堆里瞅了一眼，他的四个如花似玉的闺女像一道亮丽的风景。特别是他的大女儿手心，正飘忽着不易察觉的眼神向大海中偷偷张望。其实来海边的女人们早就等急了。在这个见不着生人的小岛平时见不着男人，孤独的心灵无所依靠。那些女人整天思念着出海的人。岛上世代都是女人当家，这是流传下来的习俗。她们悠闲，她们富裕，她们手里掌握着大把男人们出海赚回来的钱。但她们需要心灵的慰藉，甚至在炎炎夏日的夜里也在想念着出海的人。在这些舍弃性命与大海抗争的人中，有她们的男人或父亲兄弟，或者是偷偷摸摸的情人。她们盼望着出海人给她们带来精神上 and 肉体上所需要的一切。还有那些已经丧夫的寡妇，也偷偷地躲在人的背后，泪流满面，傻傻地等待着某个她想念已久的出海人。

人群里出现了一阵躁动，远方有两条船影在移动。吴振洋赶忙走到一个高处，久久地向那两条船望着，等了好长时间才看清，是福建一带往东北运送货物的商船，正慢慢向这里驶来，是来这里歇脚的。

这使他很失望，他慢慢走下高地，抬头看了看太阳，已近中午了。他准备回家，心里想，今天不回来也行。近三天内，天气不会有很大的变化。

他转回身，走到郑一斧跟前说：“你看，孩子们不回来也得吃饭呐，走吧，到家里去。”

郑一斧虽说也是这个岛上的知名木匠，但在吴振洋面前一向低调：“那好吧……”

吴振洋把郑一斧让进里屋，搬出一坛老酒，又拿出两只碗。尚福妈简单地准备了两个菜，老哥儿俩在炕上一边一个坐着，俩人推杯问盏，东西南北海聊着。一会儿，郑一斧就喝多了。其实郑一斧早就有一桩心思。这几天就和他老婆商量着怎么办，那就是孩子结婚的事。

郑一斧端起酒碗眯着眼睛问吴振洋：“哎，我说亲家，尚福和我家手心的人是怎么打算的？”

“怎么？想让他俩结婚是吧？”

郑一斧说，“咳，不怕你笑话，咱俩可是生死之交，结的是娃娃亲。这几天我家里的也和我念叨尚福和我家手心的人。咱们岛上的老话常说，女大不中留啊。你看这几天，我闺女整天领着她的几个妹妹痴了似的在海边张望，一待就是一整天，

连饭也顾不上吃了。一个大姑娘家的，我这还怕人家笑话呢。”

“笑话什么？年根底下到海边张望自己亲人的不有的是？”

“我的意思是过了年的正月里，把他俩的事办了吧。等尚福回来了，大男大女的天天在一起，时间久了那会有好事？你家是小子，我家是闺女。俗话说，丢了戴花的丢不了戴礼帽的。你家不急，我老婆可着急呢！”

吴振洋笑得眼泪掉了下来，“亲家呀，实话跟你说吧，我们家不是不着急。我也有苦衷啊！”

“你家里有店铺、有客栈、还有大帆船，哪有比你家富裕的，你有什么苦衷？”

“我家这么多儿子，这几年海上的年景这么好，我还想再排一条大帆船。结婚花银子可不是个小数目，如果我把银子花在了孩子结婚上，明年我还拿什么来排新船？”

他想了一会儿说：“要不这样，你办你的婚事，排船的事就交给我。”

“你有银子？”

“我估摸着我家的木材排条船够了，钱的事以后再说。谁让咱们是亲家呢！”

吴振洋端起酒碗说，“这还像个亲家样子，要不尚福和手心的事就定在正月十六日怎么样？”

“行，就这样定了。”

“咱们还得请个主婚人，请谁好呢？”

“你看着办吧。”

“请瘸大爷怎么样？”

“行，就请他吧。”

他们终于达成了一致。

酒是感情的催生剂，它很神奇。一碗酒喝下去郑一斧有些醉了。他眯缝着双眼，歪着身子依靠在墙角上，絮絮叨叨又提起了年轻时的往事……

那还是吴振洋被发配到砣矶岛的那年冬天。

连续的大旱使岛上几乎寸草不生。就连岛上的树木也没有几棵是活着的。岛上不光没有粮食，就连做饭和取暖的柴草也没有，山里的草根也被人们挖回家煮着吃了。即使你很富裕，在这个时时风起浪涌的孤岛上，特别是冬天，有钱也花不出去。吴振洋是刚来这里的外来户，家里的人口多，可以想象那情形就更惨了。

年关已近，也就是这么个时候，吴振洋到山上的卧虎石一带挖草根。那时他的心里落魄极了，堂堂一个登州水师将领，却要靠挖草根果腹度日。从天不亮他就来到山上，到了近中午也没挖满一篮子。

村里的木匠郑一斧挎着篮子也在挖野菜。他大老远地来到吴振洋跟前，他瘦得像一只猴子。他问吴振洋，“你家里也没吃的了？”

吴振洋点点头。

“我听说陆地上有亲戚的都去躲灾了，你怎么没去？”

吴振洋摇摇头无奈地说：“我是当朝流放的犯人，我不可能到陆地上去，那是抗旨，是要掉脑袋的。再说今年的冬天这么冷，海上恐怕要结冰。”

“没你说得那么可怕，海水结冰是百年不遇的事，还真的让我们赶上了？我还听说我们村那口井的水还能维持咱们岛上的人吃十几天的。如果十几天里没有雨雪，那我们岛上的人还这么过？这样吧，我俩驾小帆船去东北老铁山闯荡一回。一是去老铁山砍点柴，弄点烧的；二是带上羊皮袋子弄些水回来，不至于家里没水吃。再是我们可以拿些干海货去那里换些粮食，也好度过这饥荒年。”

“你让我再想想看。”

“想什么？你以为你是谁！我们岛上的人从来不把当官的放在眼里。爱他妈的什么官与我们没关系。再说了，现在周边这么乱，朝廷老子现在自己还顾不了自己呢，谁还管你以前的那些破事。别犹豫了，说好了，今天晚上准备一下，明早天一亮我们就出发。”

为了生计，吴振洋答应了。

他们经过简单的准备，于第二天一大早就驾着一只舢板出发了……砣矶岛离老铁山不过几十海里的路程，两个年轻人掌起风帆半天多就到了。

吴振洋对旅顺港很熟悉。在十几岁的时候，他所在的大风帆就经常在这里停靠。对以货换货的营生更不在话下。他们用咸鱼和干海货换了一些杂粮存放在港口的旅店里。又到附近的山上砍了一些柴，弄了一些水装进羊皮袋子，雇了一个农夫，用毛驴驮下山来……

被困在岛上三年的吴振洋再次来到陆上有一种鸟儿飞出笼子的感觉。他还很年轻，才二十几岁。他带着郑一斧逛街、看戏、买东西。直到傍晚，吴振洋把郑一斧领进旅顺港外一个小胡同里的一家酒馆。

酒馆里的人很多。看起来大都是些在码头上扛包的工人或者是拉黄包车的车夫。店老板看到他们来，赶紧打招呼，把他们安排在靠墙边的一张小桌子上。吴振洋点了两个小菜和一壶酒，俩人慢慢地边喝边聊了起来。

郑一斧从娘肚子里生下来这是第一次出岛到这么大的地方来。他对什么都好奇，他也不会喝酒，吃了几口菜后就把筷子放下，抬起头在屋子里四处打量。当他的目光巡视到屋子的角落时，突然看到一个留着披肩长发，头上缠着一条黑带，凶神恶煞般大口喝酒的男人，在他身后的墙上还挂着一把长刀。

郑一斧轻轻地碰了一下吴振洋的胳膊，向墙角撇撇嘴说，“你看墙角的那个喝酒的是个什么人？”

吴振洋抬起头来打量了好一阵子，慢慢把酒杯放下来，说，“他是个日本浪人。”

“什么浪人，他怎么会跑到这里来？”

“这一句两句话还真难说清楚。日本浪人起源于日本的镰仓幕府时代，其性质大概就像满清皇宫里的旗人禁卫军。1868年日本幕藩体制瓦解，大约有十多万浪人落魄于社会底层。明治维新后，有些浪人被军部招用，充当侵略者的帮凶。”

“那他们靠什么吃饭？”

“他们的行为特点就像我们大陆上的黑社会，杀人放火，图财害命，奸淫妇女，甚至刺探他国情报等，什么坏事都干。他们在我国干的坏事多了，中国人恨死他们了。”

“那我们赶快离开这里吧。”

“不要紧，你不惹他，他不会在这时候惹你。”

“噢，这屋里太闷了，我去外面解个手，你慢慢喝。”

街上虽然灯光不太亮，但很热闹。郑一斧在一个黑暗的墙角里小解后，就到街上看热闹。坑洼不平的马路两旁有卖药材的，卖小吃的，还有卖狍子肉的。但那不是狍子肉，是野兔肉。这个郑一斧知道。

大约过了一个时辰，只顾看光景的郑一斧突然想起了酒馆里的吴振洋。他赶紧往酒馆里跑，刚一进门正好和那个往外走的日本浪人撞了个满怀。

那个酒气冲天的日本浪人一下子怒了。他抓住郑一斧的衣领，大声地用生硬的中国话呵斥：“你他妈的怎么撞人？我是日本武士！”

郑一斧战战兢兢地说，“你也撞得我呀！”

那个日本浪人没有再说话，他咬紧牙根，挥起拳头，一下子把郑一斧从门里打出门外一丈多远的街上，接着大步冲出门外。

吴振洋一看，积聚在心中的怒火一下子蹿到脑门。他随之冲出门外，抓住日本浪人的胳膊，高大的身躯横在他面前，愤怒地说，“你怎么敢打人？！”

日本浪人先是一惊，然后镇定了一下说，“你是什么人？嗯，我打他关你屁事？”

“他是我的兄弟，这事我管定了！你他妈的外国人，还敢到我们国家来撒野。你赶快给他赔礼道歉！”

日本浪人不屑一顾地冷笑了一声，猛地往后一撤步，“霍”地抽出了雪亮的战刀，高声地嚷道，“你他妈的听着，我向来没有把中国人放在眼里。你再敢横，我连你一块宰了！”

年轻气盛且一身武功的吴振洋哪会把他放在眼里，高声骂道，“你真他妈的狂妄，有种你就上！”

日本浪人忍不住了，举起刀急跨一步向吴振洋劈来！

满身怒火的吴振洋飞起左脚，“咣”的一声把刀踢向天空。日本浪人紧接着从裹腿里抽出一把匕首，直扑上来。吴振洋飞起右脚直劈向他的脸，只见他的头一

歪，一声没吭倒下了。

这时，观看热闹的人围上来了，纷纷嚷道，“打得好，就这样教训他就对了。”

“可不，一个外国人还敢到咱们的地盘上猖狂！”

“看来这个日本人不行了。”

“真是，你看他的耳朵，鼻子和嘴都流血了。”

“这个见义勇为的大汉是哪的，真是了不得，是条好汉！”

趁着人们围观日本浪人的时候，吴振洋拉拉瑟瑟发抖的郑一斧：“咱们赶紧走！”

“回旅馆吗？”

“不行，他们可能还有同伙。这个浪人不行了，活着也是个残废。咱们到旅馆把东西拿出来，在船上住一宿，天一亮就走……”

第二天天还不亮，两个年轻人载着他们获取的全部物资出发了。虽然天气特别冷，但海面上风平浪静。

这种小舢板有货物载着更加沉稳耐风。它没有舵，只有一支橹，既是推进器，又是掌握方向的舵。还有一只小风帆，熟悉的船工驾驭它，其行进速度比一辆马车还要快。他俩行驶在蔚蓝的大海上。有这一船粮食和柴草及水，足够他们两家过一个好年。

两个年轻人拿出了换的酒和刚烤好的鱼。轮流驾船，轮流着喝酒说话，寂寞难耐的吴振洋站在船头扯着嗓子，吼叫般随着小船行进的节奏唱起了渔歌：

海天间云雾茫茫，
有一群苦难的人漂荡在海上。
今天还在为生活奔忙，
明天却不知身在何方。
如果苍天真的有灵，
您睁开眼睛敞开您的心房。
让这些苦难的人能得到您的庇佑，
不再苦难，不再彷徨……
这是他们在与苍天对话，对神明述说……

可是，他哀怨的述说似乎没有引起神明的注意。临近中午，吴振洋猛地看到西北天空上出现一团浓重的黑云，正在急速地漫天打转，底下白色的云边也在快速翻涌。他腾地跃起，夺下郑一斧手中的橹，脸色铁青地摇了起来。

郑一斧问：“这是怎么了？”

吴振洋说：“坏事了，遇上风了！”

郑一斧疑惑地问：“你怎么知道？”

“你看西北天上的云，要起大风了。赶快摇，不然我们就回不去了。我们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昨天我俩只顾逛街喝酒了，根本没有看天气，真是后悔死了，我这一辈子也不能原谅自己。你赶快把船上的东西固定好，躲进舱里吧。”

这种船，载重量大约是两千公斤。所谓的舱，其实是敞着的。

郑一斧把柴草用绳子捆了起来，又把船上的其他东西放到船舱里。抬头望时，海上西北方向已经是白茫茫的一片。夹杂着星星雨点的风，使人觉得皮肤阵阵发紧。他俩赶紧地穿上了油布雨衣。这种风习惯上叫“海暴风”，它常常会从海上突然刮起，经常造成海难事故。

突然，从涌动的海面上涌起一个巨大海浪直扑上来，从船尾直打到船头，将他俩及船上的粮草都打湿了。小船向前直窜出一丈多，已经控制不住方向……

风越刮越大。强烈的西北风，把船上高高的柴草刮得呜呜作响。巨大的海浪一个紧接着一个，当海浪把小船推进谷底时，眼前能看到的全是惊人的水。当海浪又一次把小船抛向高空时，那感觉就好像是站在悬崖峭壁上，脚下是万丈深渊！吴振洋心想：这下可能是完了。他大声道：“郑一斧！快把柴草解开，推到海里去，要快呀！”

郑一斧是一个身手利落的人。他解开柴草上的绳子，三下两下就把柴草掀到了海里。船里只剩下半船的压载物品……

时已临近中午，西北风没有停，南流又下来了。南流的涌与西北风掀起的浪形成对撞，其大浪铺天盖地，一会儿船舱里的水就满了。吴振洋大声喊，“郑一斧，赶快向外兜水！”

郑一斧抄起兜水的家伙，一刻不停地向外兜。此时的海水已是刺骨的凉了。大浪不停地把海水灌进来，郑一斧就得不停地向外兜，这是不容商量的事。不然，小船就会很快沉到海里。吴振洋紧张地把着橹杆，一双眼睛紧盯着浪涌，不断调整着船头的方向。如果此时船体横着侧对西北，只一个大浪过来，小船就会马上翻过去，两人将没有生还的希望。

郑一斧站在冰凉的海水里不停地兜了近两个小时的水。他已筋疲力尽，兜起的海水战战兢兢地洒在身上。吴振洋说，“你来把一会儿橹，我来兜！”

就在郑一斧刚接过橹时，吴振洋突然听到后面有哗哗的声响。回头一看从后面压过来一个十几丈高的大浪。吴振洋急喊：“快趴下！”

郑一斧还在惶恐中，无情的大浪一下子就把他“嗖”的一声掀海里去了。他像是被人拎住衣领扔进海里般，瞬间失去了知觉。

“我的天！”

吴振洋噌地从船舱跳到船头上，睁大惊恐的双眼四处搜寻，可海面上除了翻飞